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五十六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五十八

緇衣

緇衣本詩鄭風篇名因章内有好賢如緇衣之語遂以名篇而大指多明在上者之言行好惡以其為民所則效故不可以不慎劉瓛曰公孫尼子所作

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此言上下一於誠而化洽也子言之曰上下之際交

感於一誠有如為上者恕以待下而易事也為下者忠以事上而易知也則刑不煩而天下治矣呂氏大臨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易事者好信故也易知者莫敢不用情故也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此言好惡之誠能動物也緇衣周人美鄭武公之詩巷伯小雅篇名寺人刺幽王之詩巷伯宫巷之長時

有遭讒而被宮刑者為之愿慤也大雅文王之篇子曰人之用好用惡鮮有各極其誠者若好賢而如緇衣惡惡而如巷伯則好之者篤不必爵命之勸而民自各起愿以向善惡之者深不必刑罰之用而民自皆畏服以去惡大雅曰人惟取法於文王則萬國作而信之矣其即誠於好惡而民化之謂乎緊緇衣之好賢巷伯之惡惡皆反覆無已而期於必盡其誠夫子故以為用情之正也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絶其世也

此言教民者宜以德不以刑也格致也一説正也遯謂逃遯苟免也甫刑即書呂刑命書作靈善也子曰德禮者化民之本而刑政其末也惟教之以德齊之

以禮則使民自服而皆有格心若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強民必從而終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必父母以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而用情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而易使此非徒恃乎政刑者也甫刑曰昔三苗治民不用其善專制以刑乃作殺戮劓鼻刵耳椓竅黥面五虐之刑名之曰法是以民相漸染皆為惡德俗壞國殄而遂絶其世也案此本論語之意而不如其渾備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頼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此言上當以身為教也遂猶達也詩小雅節南山之篇師尹周太師尹氏也一人謂天子十億曰兆大雅下武之篇子曰下之事上也往往不從其所令而從

其所行上若好是物下必從之而且有甚焉者矣故上之所好惡其端甚微而因此遂成為風俗蓋不可以不慎也是民之所望以為表也子曰昔禹立為天子不過三年而百姓皆以仁自遂焉當時在下者豈必盡仁人惟禹有以率之故也詩云赫赫然之師尹下民皆於爾是瞻甫刑曰一人好善而有慶則兆民皆賴之大雅曰武王能成王者之信而下土取法焉信乎在上者之當慎其所感也案古語有云以身教

者從以言教者訟是故徒言之不足以感人也久矣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

此申言上之當好仁也詩大雅抑之篇梏詩作覺直也大也子曰上好仁以率下則下之為仁必有爭先乎人而恐後者故長民者章明其志貞固其教務尊仁道以子愛百姓則民皆化之致力行已以說其上

矣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即上

尊仁而下說上之意也案章志以示之貞教以廸之

皆尊仁之事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愆于儀

此言王言所係之大也綸綬也綍大索也游浮也游

言無根不定之言危者過高之謂詩大雅抑之篇詹詩作愆過也子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況於王言之重乎其初發不過如絲如綸而出則如綸若既如綸而出則如綍是始微而終著有不容以或忽者故大人必務為誠厚而不敢倡之以浮言且非特浮言之不敢倡而已雖可言也而時異勢殊或不可達之於行是謂無用之言君子弗言也雖可行也而過中失正或不可言以為法是謂茍難之行君子弗行也惟言行適

中則民皆效之言亦不敢高於行而行亦不敢高於言矣詩云淑慎爾之容止勿愆於禮之威儀明乎行之宜慎而言可知也案書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為治者欲返民俗而歸於厚其必自不倡游言始矣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此言君子身先之化也道開導禁謹飭也詩大雅抑之篇大雅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嘆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啟其善禁人以行而止其非故言必慮其所終無茍言也而行必稽其所敝無畸行也則民亦謹於言而慎於行矣詩云必慎爾之出話必敬爾之威儀大雅曰穆穆然之文王使人嘆美不置者惟其繼續光明無不敬而安所止也案伯夷栁下惠聖人也而孟子以為隘與不

恭刑名之術原於道德荀卿好為異說而李斯得其意以廢封建而燔詩書故言慮其所終而行稽其所敝真聖人之至訓也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此言上謹身教而民化也詩小雅都人士之篇周注謂忠信與詩指鎬京者不同子曰長民者有誠一之

德而形諸外是以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此作則而整齊其民則民德亦歸於壹矣詩云念彼都之人士服此狐裘之黄黄其容既不改乎常度而出言復有章焉所以德行歸於忠信而為萬民所望也案衣服者身之章也容貌辭氣者德之符也不貳有常而民德壹是易簡而天下治也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

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此言君臣當相與以誠也吉當作告尹告伊尹告大甲之書今咸有一德篇是也詩曹風鳲鳩篇子曰為上而以誠待下其心迹可望而知也為下而以誠事上其德業可述而志也則君不至於見疑於其臣而臣亦不至見惑於其君矣尹告曰惟尹躬與湯能咸有一德言不相疑惑也詩云惟淑人君子其儀不有差忒言君德之一也陸氏佃曰可望而知言表裏如

一可述而志言先後如一

子曰有國者章義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此言君當端好惡以一民情也義善也詩小雅小明之篇子曰刑賞之於治也切矣有國家者誠能章義癉惡而示民以厚則民皆知所趨向而情不貳矣詩云在位者當靖共於爾之位惟正直之人是好此即章義之意也案易大有之象辭曰君子以遏惡揚善

順天休命此記亦曰章義癉惡以示民厚厚也者即民性所同然而原於天命者也五服五刑循天理而一無私焉所以為厚之至也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小雅曰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此申言君臣當相與以誠也儀法也詩大雅板之篇

板板反戾之意瘧詩作癉小雅巧言之篇止共注謂止於恭敬也卭病也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若上人疑則百姓莫審從違而惑為下可述而志也若下難知則君長徒煩聽察而勞故君民者能一出於信章其所好以示民俗慎其所惡以御民之淫則民咸喻之而不惑矣為臣者能一出於忠有可儀之行而不重予辭不援其力之所不及不煩其智之所不知則君自信之而不勞矣詩云上帝反覆不常則下民盡

歸於病小雅曰臣不止於恭敬而徒以為病於王此足以為不忠信之戒也案為君之道當明如日月而一無可疑亦在乎好惡之公當而已至於為臣者言與行違而好為苟論此所謂難知而治效之所以無實也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禄不足勸也刑罰不足耻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

此言人君刑賞之當愼也康誥周書篇名播布也今書無不字子曰政以正之教以化之皆所以使民為善去惡而刑與賞其要也有如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葢由於有爵祿而不足以勸也有刑罰而不足以恥也故上之人不可以褻用其刑而輕施其爵康誥曰敬以致謹明以致察乃可以加罰甫刑曰伯夷布刑正所以啓迪斯民也案刑賞者人君馭天下之大柄也至於不足勸不足恥則賞爵刑罰於是乎窮

矣呂氏大臨曰上言好惡此言爵祿刑罰心術不正
則政刑從之故不可以不慎也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
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
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
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
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
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此言大臣之當敬慎邇臣亦所以敬大臣也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臨死遺書曰顧命嬖御人僕妾也嬖御士僕臣也子曰王者之臣有大臣邇臣遠臣三者而大臣為尤重若大臣不見親信則無以行君之令致之於下而百姓不寧蓋實意衰虛文勝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於是大臣失職而邇臣乃得朋比以行其姦矣故大臣者國之政令存焉不可以不敬也是民之所望以為表也邇臣者君

之好惡繫焉不可以不慎也是民之所從以為道也惟人君毋以小而謀大毋以遠而言近毋以內而圖外則大臣不至於怨邇臣不至於疾而遠臣不至於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臣之謀而敗大臣所作之事毋以嬖妾之寵而疾惡莊正之后毋以嬖臣之讒而疾惡莊正之士之為大夫卿士者審此而君天下者之所以待其臣益可知矣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

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此言賢之當親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君陳周書篇名
子曰為大人者當同民好惡則於所賢者親之信之
於所賤者遠之可也如不能親其所賢而轉信其所
賤民是以於所當親者而胥失之即加之教令而是
以徒煩詩云彼始而求我以為法則惟恐我之不得
既而不合則空執留之視如仇仇然而不於我乎用

力君陳曰人當未見聖惟恐已有不能見及既見以
後而亦終不能用聖此皆不親賢之證也案言賢不
言貴言賤不言不肖互見也信其所賤如所謂賤妨
貴小加大者也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
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
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
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大甲曰

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允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大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此言人情常溺於所褻君子當重以為戒也小人民也君子士大夫也大人天子諸侯也溺者覆沒而不能出之意德水之性也閑猶敝也謂敝於人情也末句君子通上下而言矣甲伊尹告大甲之篇虞虞人

也機弩牙也括矢末銜弦處也度法度射者之所準

望也釋發也兌命商書傳說告高宗之中篇兵書作

戎孽災逭逃也天當作先夏都安邑在亳西故曰西

邑夏周忠信也子曰人情每困於所溺如小人則溺

於水君子則溺於口大人則溺於民皆在其所易而

褻之也夫水本近於人而反溺人者以其德雖易狎

而實難親也故易以溺人口若辭之費則必聽之煩

易於一出而難於追悔故易以溺人夫民為至愚蔽

於人而有鄙心撫之則后虐之則讎可畏敬而不可侮慢故易以溺人君子之處此皆不可以不慎也大甲曰毋顛越厥命以自取覆亡也當如虞人弩機旣張必往察其括之合於法度則發說命曰唯口以出辭輕發則起羞唯甲胄以衛身輕用則起戎唯衣裳以命有德宜在笥而戒輕與唯干戈以討有罪宜省厥躬而戒輕動大甲又曰天作之孽可修德而違也若自作之孽則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先見於西

邑之夏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亦能有終也書所告戒深切著明若此庸可以有所褻乎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此言君民一體之義也庶民以生上五句為逸詩下五句見小雅節南山篇無能字成乎也正詩作政雅書作牙君雅周書篇名今書無曰字資書作咨祈書作祁大也末句怨下脱咨字子曰君之與民分懸而誼切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實有分之而無可分者心莊則其體自舒心肅則其容自敬心好之則身必安之君好之則民必欲之心以體而全亦以體而傷君以民而存亦以民而亡為君者得不惕然而知

所戒乎詩云昔我有先為人上者其教令之言分明而潔清此國家所以寧都邑所以成庶民所以生至於後世誰實秉國之成乃不自為政而信任羣小終以勞苦百姓也君雅曰當夏日而暑雨小民既惟曰怨咨至冬而祈寒小民亦惟曰怨咨此皆以民為體之意也案心附乎體而君附乎民故體病而心危民困而君亦殆矣記禮者此言與載舟覆舟之論相似為民上者所宜深念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畧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此言事君莫重乎言行當務學以為之本也物事驗也格舊法也志記畧約師衆也詩曹風鳲鳩篇也詩作兮子曰下之事上也言與行其大端矣若身不正

言不信則是義不協於壹而行不比於類也子曰惟信其言言必當理而有物惟正其身行不踰矩而有格也是以矢此於終身生則不可奪志而死則不可奪名然其初未有不本於學者故君子既多所聞必質正焉而慎擇以守之既多所志必質正焉而慎取以親之由是精知其理求至約者而執要以行之夫然故言立行脩而有以為事君之本也君陳曰謀政事者當出入反覆與衆相虞度以觀庶言之同否此

質而守質而親之意也詩云惟淑人君子其儀無不一此言有物行有格之意也案言有物則可措諸事行有格則匪正者不得而干之事上之法無踰於此子曰惟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

此言君子能明好惡以化民也正呂氏讀如字舊讀為匹非毒猶害也鄉讀曰嚮亦方也詩周南關雎之

篇仇詩作逑好仇善匹也子曰人情莫不好善而惡惡而能盡理者或鮮焉唯君子能以人之同乎己而好其正小人則以人之異乎己而毒其正故君子交必以類而朋友有鄉其所惡者亦有方好惡歸於一定是故邇於我者不惑而遠於我者不疑也詩云君子有良善之仇匹此之謂也蓋君子好其正則德業相資小人毒其正豈唯惡之或且從而戕賊之矣蓋義利公私往往相反也

子曰輕絶貧賤而重絶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此申言好惡之不可不明也輕猶易也重猶難也詩大雅既醉之篇子曰交友惟以義而不以利故友之可交者必以其賢可絶者必以其惡若輕絶貧賤而重絶富貴則是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亦勢利之交而已雖曰不志於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相檢攝惟在於威儀此以見交不繫乎富貴貧賤也案好惡

果極其誠則賢雖貧賤在所當親惡雖富貴在所當
遠但視其人之賢否而我無與焉斯可以言君子之
交矣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
周行

此言君子不屑於非道之交也詩小雅鹿鳴之篇周
行大道也子曰辭受取與之際宜酌乎道義之公若
人有私惠於我而不歸本於正理則君子必不自留

焉詩云人之好我者惟在示我以大道也棄私恵不自留如孟子不為貨取之類呂氏大臨曰此言君子所好既不容私亦不欲人之私好於我也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

此言人當謹於言行之實也苟誠也軾車所憑以為禮者敝壞也葛覃詩周南篇名射詩作斁厭也子曰惟誠於中者必形於外故苟有車則乘之而人見其

軾苟有衣則服之而人見其敝其於言行亦然苟或言之則必聞其言之聲苟或行之則必見其行之成君子可無其實哉葛覃之詩曰惟實有是服乃可服之而不厭此即必見其敝之意也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

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此言君子言行相顧而化民以誠也寡舊讀為顧令如字詩大雅抑之篇玷缺也小雅車攻之篇允信展誠也允也之也詩作矣君奭周書篇名周公以告名公奭者周田觀書作割申勸文書作寧子曰言行有交相為用者是以言非苟言將從而行之則言不可以致飾也行非妄行將從而言之則行不可以致飾也故君子務寡其言而力行以成其信則民皆知以

誠相尚不得大其美以要譽而小其惡以飾非詩云白圭之有玷尚爲可磨若斯言之有玷即不可為此即寡言之意也小雅曰信矣其為君子誠哉其為大成此即成信之意也君奭曰上帝降割罰于殷而申重奬勸文王之德因集大命於其身使有天下此即言行不飾實有此德足以得民心而凝帝命之意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

告猶兑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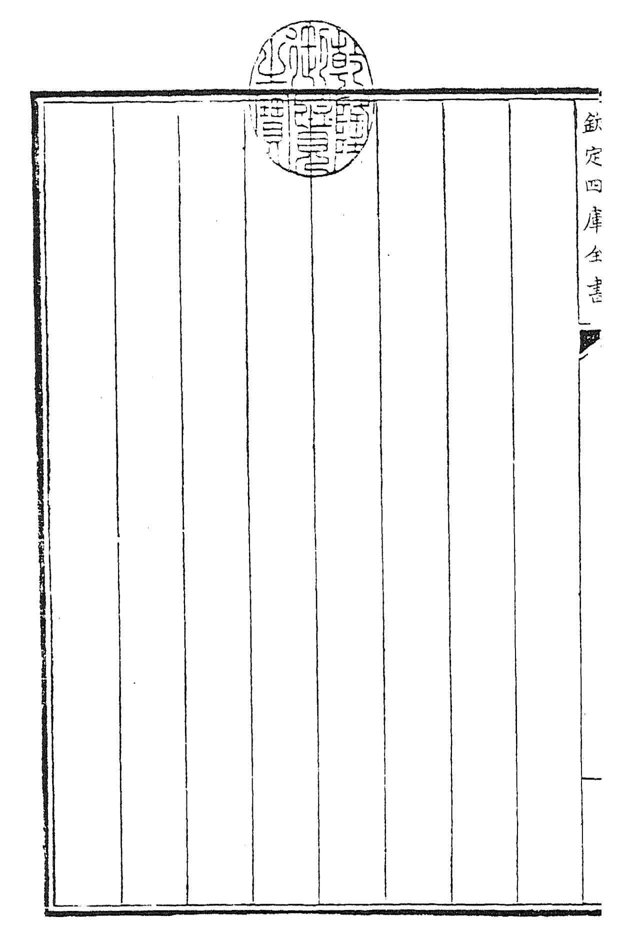
此甚言無恒之不可也論語言不可以作巫醫是為巫為醫此言為卜筮乃是求占於卜筮也詩小雅小旻之篇猶謀也兑命所引有誤當依書今文易恒卦三五爻辭承進也偵易作貞子曰恒者德之固也南國之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求占於卜筮此其

為古之遺言與夫先知莫知龜筮若無恒之人變怪莫測雖龜筮猶不能知也況於人而能知之乎詩云若卜筮煩數則龜亦厭之不復告以所謀之吉凶矣說命曰爵罔及於惡德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以禮煩則亂而事神則難故也易曰不能恒久其德或至承之以羞即恒其德矣而自以為正而固守之在婦人之從夫者為吉夫子制義而以從婦為恒則凶矣槩君子之進德脩業未有不恒而

能有成者夫子思見有恒誠以非此則無以立本也

日講禮記解義卷五十八

謹案卷五十六第十二頁後七行彼其之子刊本
其訛記據詩經改
卷五十七第五頁後七行德威惟畏刊本畏訛威
今改
卷五十八第六頁後三行熙光明也刊本熙訛緝
今改
第十七頁後一行此質而守刊本質訛賓今改
第二十二頁前四行説命曰刊本曰訛四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編修臣方煒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費雲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五十九 六十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五十七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五十九

奔喪

奔喪者以其居於他國聞喪奔赴也漢書藝文志云得古禮五十七篇於魯淹中其十七篇與今儀禮正同此奔喪禮在十七篇外故謂之逸禮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

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

此言始聞喪而奔赴之禮也親喪通五服之親而言舍止息也未得行如奉君命而使事未竟之類過國他國也其國本國也辟市朝為驚衆也人在他國於是乎有奔喪之禮當其始聞親喪則驚怛之甚以哭答來赴之使者而盡哀既而問其死之故則又哭盡哀不為位而遂行日行至百里而不以夜行唯聞父

母之喪則哀痛迫切視凡喪爲尤甚見星而即行見星而始舍若於事勢未得行則成喪服俟得行而后行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所避者市朝望見其國之竟則哭黄氏乾行曰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故奔喪之禮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斯忠孝所以兩盡也

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

成踊送賔反位有賔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賔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賔送賔皆如初

此言奔父喪至家之禮也成踊者每一踊有三跳凡三踊九跳乃謂之成也衆主人謂諸子次中門外倚廬也奔父之喪自外而至於家入門之左升自西階於殯之東西面坐哭盡哀即括髮袒衣仍自西階以

降在於堂下之東即位西向哭而成踊襲衣加首經於序牆之東絞所垂帶復其先所即之位賓在則拜賓於其位而後成踊賓出則送賓於門外而復已位有賓從後至者則就賓位拜之及退而成踊出而送賓其節竝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殯宮之門出門哭止闔門而禮畢以相禮者告則就次於明日又哭亦必括髮袒衣成踊於再明日三哭猶必括髮袒衣成踊至三日成服杖於序東凡拜賓送賓其節竝如初

案禮為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今升自西階以父母新死未忍異於生也親始死笄纚小歛畢乃括髪今即括髪袒明已經日也始死子位於牖東已殯位在堂下今降自西階而即位堂下之東明在殯後也既小歛帶絰散麻三日乃絞垂此初至即絞不見尸柩也又哭三哭蓋象大歛小歛時其未小歛而至與在家同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衰

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

此言奔齊衰以下喪至家之禮也麻亦絰帶也丈夫婦人主人主婦也凡奔喪者非主人而為其餘之服屬則賓雖為奔喪者始至而來主人必為之拜賓送賓是故奔喪者自齊衰以下於始至入門之左即在中庭北面哭盡哀加免於首加麻於腰在序牆之東

然後即位袒衣與主人哭成踊於明日又哭於再明日三哭皆免袒如始至之禮若有賓至則主人拜賓送賓而已不與至丈夫婦人待此奔喪者之至也其哭位皆如朝夕哭之時而位無變也案奔齊衰以下之喪但於中庭北面而哭明不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也免麻明不括髮袒而襲經也即位袒明不袒而即位也不拜賓送賓以其非主也男婦不變哭位以其非賓也鄭氏注曰於賓客以哀變為敬此骨肉

哀則自哀矣於此乃言待之明奔喪者至三哭猶不以序入也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絰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

此言奔母喪至家之禮也不言入升堂之屬者從上文也奔母之喪者於始至西面哭盡哀括髮袒衣降于西階在堂下之東即位西鄉而哭成踊襲免絰於

序之東凡拜賔送賔皆如奔父喪之禮惟於明日又哭即不括髪為輕於父也案奔母之喪小異於父者唯始至襲絰於序東即加免於又哭不括髪耳其謂拜賔送賔皆如奔父之禮者乃指適子孔氏疏曰若庶子則亦主人為之拜賔送賔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

此言婦人奔喪至家之禮也婦人謂姑姊妹女子子

也東階謂闈門內東面之階非阼階也髽謂去纚而以髮為大紒喪髻也拾更也婦人奔喪者始至由闈門而入升自東面之階位於殯東西面而坐哭盡哀於東序去纚大紒而髽乃即位與主人更踊以其自外來故賓禮之也方氏慤曰婦人質弱不勝事故其禮略於男子鄭注髽於東序不髽於房變於在室者也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

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髪東即主人位經絞帶哭成踊拜賔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

此言奔喪不及殯而先之墓之禮也奔喪者若於葬後乃至而不及殯則先之墓所北面而坐哭盡哀在家之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之左婦人於墓之右成踊盡哀奔喪者括髪於東偏即主人之位加經而絞帶哭成踊於拜賔復反位成踊相禮者於是乎告事畢則之墓之事畢矣案主人婦人當謂衆子婦之

攝主者即主人位則嫡子歸而為主也孔氏疏曰此
奔喪者是適子非適子則不拜賓
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
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
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
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
告事畢
此言奔喪不及殯自墓而歸之禮也冠素委貌遂冠

而歸者不可以括髮行於道路也門殯宮門墓事畢遂冠其首以歸入殯宮之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衣而成踊於東即位拜賓而成踊賓出主人復拜送有賓從後而至者則拜之成踊與送賓之禮竝如初其時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而哭止相禮者於是乎告就次於明日又哭括髮成踊於再明日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而成服至五哭後相禮者於是乎告事畢則奔喪之事畢矣鄭氏注曰此謂既期乃後歸

至者其未期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孔氏疏曰初至象始死為一哭明日象小歛為二哭又明日象大歛為三哭又明日成服為四哭又明日為五哭皆數朝哭不數夕哭故為五也於五哭後告事畢明是既期已後朔望朝哭而已

為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

此言奔母喪不及殯之禮也為母所以稍異於父者

唯壹括髮其餘皆免以終事於禮為殺餘悉如奔父之禮鄭注曰壹括髮謂歸入門哭時葢及殯不及殯皆然也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于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

事畢

此言奔齊衰以下之喪不及殯之墓而歸之禮也西面哭不北面者亦統於主人也齊衰以下之喪若於葬後乃至而不及殯則先之墓所西面哭盡哀加免於首加麻於身在東方即位與喪之主人哭而成踊襲其衣有賓至則主人為之拜賓送賓有從後至者亦主人拜之如初相禮者於是乎告事畢則之墓之事畢矣遂冠其首以歸入於門之左北面哭盡哀

加免而袒衣成踊於東方即位主人為之拜賔奔喪者於其時成踊賔出則主人為之拜送於明日又哭加免而袒衣成踊於再明日三哭猶加免而袒衣成踊三日而成服至五哭後相禮者於是乎告事畢則奔喪之事畢矣案齊衰以下有大功小功緦麻日月多少不同若不及殯奔在五月之外者大功以上免麻于東方三日成服小功緦麻則否以小功以下不税故也蓋小功惟未滿五月緦麻惟未滿三月乃亦

得三日成服耳鄭氏注曰為父於又哭括髮而不袒
此又哭三哭皆言袒袒衍字也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為位括髮袒
成踊襲絰絞帶即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
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
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
拜賓送賓如初
此申言成服而后行之禮也若聞父母之喪以有事

不得奔喪則於始聞時哭盡哀既而問其死之故又哭盡哀乃為朝夕哭之位括髪而袒衣成踴襲衣著首絰而絞帶之垂即東方之位然後就拜賔反位而成踴賔出則主人拜送於門外復反其位若有賔從後至者其拜之成踴及送賔之禮如初於明日又哭括髪而袒衣成踴於再明日三哭猶括髪而袒衣成踴三日而成服至於五哭其拜賔送賔之禮如初案為位於外之禮與奔喪至家之禮畧同士喪禮云小

斂乃經今於聞喪之日即經者孔氏疏曰以赴者至已踰日節也

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

此言除服以後奔父母喪之禮也除喪謂父喪三年母喪期年之後也若人子不得已直至除喪而后歸則先之於墓北面哭成踊東即主人位括髮袒衣加

經就拜賔而成踊既送賔則反其位又哭盡哀服遂就墓上而除至於家不哭當之墓時其在家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平常所著之服但與奔者哭而不踊皆以時已過禮從而殺也

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

此言齊衰以下於除服後奔喪之禮也自齊衰以下除喪而后歸之禮所以異於斬衰者唯首免腰麻經而不括髮餘則皆同案為母壹括髮齊衰已下不括

髮以漸而殺

凡為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絰即位袒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若所為位家遠則成服而往

此言聞諸父兄弟死於異國之禮也三日五哭謂初聞喪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哭通計為五也卒止也

凡聞喪而為位以哭者其非父母之喪自齊衰而至

緦麻皆即位哭盡哀而之東加免於首加絰於腰即位袒衣而成踊襲衣就拜賔反其位哭成踊既送賔復反其位相禮者告以就次則三日為五哭而遂止由是賔出則主人出送賔於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乃止相禮者於是乎告以事畢則為位之事畢矣既成服後有賔至亦拜賔若所為位者之家道遠則成服而后往近則不忍待也案此言主人者或以親或以長而應主其人之喪者也告就次者聞喪不入内

雖一夕必有次也首言非親喪者若親喪在外則無遠近聞而奔不暇為位以哭也舊說此以私事出未奔者果爾則在他國不應有衆主人兄弟故復還就其說謂既奔喪至家則喪家之主人為之拜賔送賔衆主人亦謂在喪家者並屬强說也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

此因父母喪望國竟哭而推言之也奔喪者於齊衰

則望見其鄉而哭大功則望見其門而哭小功則至門而哭緦麻則即位而哭親疏遠近之差也孔氏疏曰雜記大功望鄉而哭謂本齊衰者降服大功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或曰毋之黨於廟凡為位不奠此推言哭五服以外之禮也黨謂族類無服者或曰母之黨於廟今本逸人於無服之喪聞必為之一哭而所在各異如哭父之黨則於廟母與妻之黨則於

寢師則於廟門之外朋友則於寢門之外所識則於野張帷而不設位或曰毋之黨亦於廟凡為位者皆不致奠以其精神不在乎是也案毋之黨皇氏云毋存則哭於寢毋亡則哭於廟

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諸臣在他國為位而哭不敢拜賓與諸侯為兄弟亦為位而哭凡為位者壹袒

此言聞主喪未奔而為位以哭之禮也九九哭也臣

聞君喪未奔必為位而哭而日數各異哭天子則九於諸侯則七卿大夫則五士則三若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避嗣君也諸臣使在他國聞喪為位而哭亦不敢拜賓與諸侯異姓之婚姻又在他國聞喪亦為位而哭凡為位者皆不過壹袒衆大夫哭諸侯鄭注謂是舊君於義未確恐如諸侯在外而薨世子國卿出迎喪諸臣次於公宮以哭異國聘臣或過賓來唁不敢拜賓也與諸侯為兄弟謂是異姓若同姓五服

之內則服斬壹袒謂為位之日父母之喪自若三袒也

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為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

此言奔弔所知之禮也從主人而踊拾踊也所相識者死弔於葬後必先哭於其家而後往於墓哭皆為之成踊主人在墓左西向弔者北面主人先踊乃從之而踊案孔疏弔其家乃往墓統於主人陳氏澔曰

所識已葬矣而弔之必先哭於其家者情雖由於死

者禮則施於生者故也

凡喪父在父為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

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此言為喪主之禮也凡喪必有主如為妻與子父在

則父為主父既沒兄弟雖同居亦各主其喪其親之

同者如昆弟之喪則推長者主之其不同者如從父

昆弟之喪則推親者主之案父為主謂統於所尊各

為主謂屬於所親親同而長者為主亦統於尊也不同而親者為主亦屬於親也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

此言聞遠兄弟之喪之禮也遠兄弟謂小功緦麻之兄弟尚左手吉拜也聞遠兄弟之喪於本服月日之外雖已除喪而后聞喪亦必加免於首袒衣成踊惟拜賓則尚左手案小功緦麻不稅初聞喪猶免袒者

以本是五服之親為之變也逸奔喪禮曰凡拜吉喪皆尚左手

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此推言無服者之喪禮也婦人降而無服者謂族姑姊妹女子子在室服緦麻嫁則降而無服麻謂緦之經也其有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及婦人之降在無服者則於弔服而加緦之環經案鄭注正言嫂叔尊嫂也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方氏慤曰嫂叔之無服

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制之以義故無服本之以仁故為位

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

此言奔喪待賓之禮也凡士之奔喪者當其始至袒降哭有大夫適來弔則先袒拜之既成踊而后襲衣至於士則俟襲而后拜之可以先成己禮也案尊卑禮異若兩士相敵兩大夫相敵則皆襲而后拜之矣

問喪

問喪者設問以明喪義也吳氏澄曰前是通論孝子悲哀痛疾之意後是列問喪禮斂袒免杖之義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

此言初死至斂三日以前之哀也親父母也雞斯當

為笄纚聲之誤也笄骨笄也纚韜髮之繒徒猶空也
上衽深衣前襟以號踊履踐爲妨故扱於帶也糜厚
而粥薄薄者以飲厚者以食子於父母初死即去其
冠唯留雞斯無屨而徒跣扱上衽於帶交兩手以拊
心而哭此其惻怛之心痛疾之意至於傷腎乾肝焦
肺而水漿不入於口三日内不舉火而如不欲生故
鄰里乃爲之糜粥以飲食之此惟悲哀在中故形不
能不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能甘於味身不能

安於美也案鄰里為之糜粥恐其以毀滅性也詩云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

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

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

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

此言既斂至葬三日以後之哀也懣心勞鬱也氣盛

氣滿塞也發動也爵踊似爵之跳足不絶地殷殷田

田擊之聲也親死三日而斂當其未斂而在牀則曰尸既斂而在棺則曰柩若動尸舉柩則哭踊無數蓋其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至此尤甚以志則煩懣而不安以氣則滿盛而不下殆有無可奈何者故制為禮使袒而踊之乃所以運動身體庶安其心而下其氣也惟婦人不宜於袒故制為禮使之發胸擊心如爵之踊其擊心之聲則殷殷田田如壞牆之欲崩者然是悲哀痛疾之至也案將斂而動尸將葬而舉

柩爲親之不可復見故哭踊無數哀慼之至無節奏也

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絶志悲而已矣

此言送葬反哭之義也辟撫心也惟親喪為人子所自致故孝經曰辟踊哭泣盡其哀以送之當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之時哀固不能以自已也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猶見親之形如有追而弗之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欲接親之神若有求而弗之得也故其往送也則務欲得乎親而如慕其反也則不知親之必來與否而如疑而無如求而無所得之也始焉入門而弗見也繼而上堂又弗見也終而入室又弗見

也則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於是乎哭泣辟踊盡哀而止其心蓋悵焉愴焉惚焉愾焉有見其心之既絶志之愈悲而已矣案鄭注哀以送之謂葬時迎其精神而反謂反哭及日中而虞也孔疏喪亦亡也重言之者丁寧之意

祭之宗廟以鬼饗之徼幸復反也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

實也

此言虞祭以至終喪之情也虞祭於殯宫神之所在故稱宗廟苫草塊土也孝子於反哭後設為虞祭而如在宗廟以事鬼之禮尊而享之冀幸於神魂之復反也葬其親成壙而歸不敢入處於室而必居於中門外之倚廬者哀親之在外也寢必於苫枕必於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已時憂勞至於三年思慕之心常不能忘乃孝子之志而人情之實也案子於

親喪哀至則哭故哭泣無時若三哭五哭特所以為之節其諸情之至者固聖人所弗能禁也

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為之斷決以三日為之禮制也

此言三日而斂之義也三日斂者以士言之則大斂也大夫以上則小斂也或問親死必遲至三日而后成斂者何也曰孝子不忍其親之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急急哭之若將復生者然安可得奪而遽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待其親之生也三日而不生亦終不能生矣孝子望親復生之心亦益衰矣家室所資之計衣服所需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在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殺然斷決之必以三日

而斂為之禮制也

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為之免以代之也然則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為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

此言袒踊之禮所以異也肉袒則著免免狀如冠而廣一寸禿無髮傴曲背跛足廢也或問著冠者之不

露肉體而袒衣何也曰冠在於首至尊也尊則不可褻而居於肉袒之體也故制為免以代之肉袒故不冠而免也然如秃者頂無飾則不免傴者形不直則不袒跛者足不正則不踊此其情非不悲也以身有錮疾實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以哀為主矣女子哭泣悲哀而不袒則擊胸以傷心男子哭泣悲哀而不踊則稽顙觸地而無容皆可以為哀之至也案鄭注將踊先袒將袒先免此三疾俱不踊不袒不免

顧其所以否者各為一耳擊胸傷心稽顙觸地不踊者若此而可

或問曰免者以何為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此言著免之義也禮儀禮當室謂無父兄而主家者

或問孝子之所以必著免者以何為也曰已冠者而為喪去冠是不冠者之所服也童子本未冠故不免然禮有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由於免也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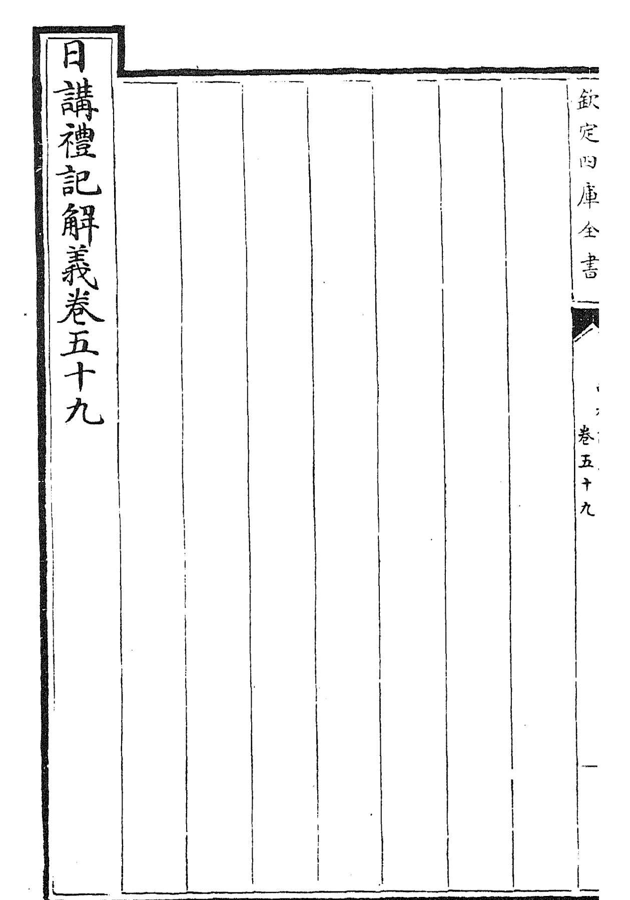
當室則不惟免也而亦杖矣案鄭注童子不杖不杖者不免當室則杖而免免冠之細別以次成人也緦者其免也言免乃有緦服也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為父苴杖苴杖竹也為母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為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

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此言所以制杖之義也苴杖削杖見喪服小記或問父母之喪異其杖者何也曰杖雖或竹或桐而人子悲哀之心則一也故為父用苴惡之杖苴杖則竹為之也為母用斲削之杖削杖則桐為之也又問喪之所以必杖者以何為也曰孝子喪其親哭泣無定數服勤憂苦至於三年於是乎身病體羸故制為杖以扶其病也其亦有不杖者如父在為母則不敢用杖

矣家無二尊以尊者在故也是以堂上不杖以父在堂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不以促遽感動父情使之憂戚也此非故隆父殺母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而降也非從地而出也惟其為人之至情而已矣



日講禮記解義卷五十九

日講禮記解義卷五十九

日講禮記解義卷六十

服問

服問者善其問以知有服而遭喪所變易之節也吳氏澄曰此篇與喪服小記篇內喪服一章相類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有從重而輕為妻之父母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

此明從服輕重之異也傳曰者舊有成傳記者引之
公子諸侯之妾子皇姑公子之生母恐嫌嫡女君故
加皇字以别之明非女君而此婦尊之與女君同也
公子之外兄弟注疏謂是公子之外祖父母及從母
儀禮喪服傳小功以下為兄弟外祖父母及從母皆
小功蓋謂外家之親而服小功兄弟之服也姑之子
曰外兄弟知非姑子者夫為姑子緦麻妻降夫一等
無服也傳曰服術有所謂從服者其隆殺不同故或

有從輕而重如諸侯之庶子為其母父在則練冠父沒則大功皆輕服也其妻則不論諸侯存沒而為皇姑期是從輕而重矣或有從重而輕如妻為其父母齊衰是重服也夫從妻而僅服緦麻是從重而輕矣或有從無服而有服如公子厭於君不服巳母之外家是無服也其妻猶從公子而為公子之外祖父母及從母服緦麻是從無服而有服矣或有從有服而無服如公子之妻為其父母齊衰是有服也而公子

厭於君降其私親不從妻而服妻之父母是從有服而無服矣

傳曰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為其母之黨服為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

此言為母黨之服也母出而父再娶則為繼母之黨服以巳母之黨恩巳絶也如母死祔廟則仍為其母之黨服既為其母之黨服則不更為繼母之黨服雖外親亦無二統也案喪服小記有曰為慈母之父母

無服蓋繼母如母以配父也慈母如母以貴父之命也然於其黨則不同矣此禮之所以别嫌明微而非聖人莫能制也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

此言三年練後遭喪之變服也帶謂要絰絰謂首絰故葛帶三年喪之練葛帶也以期服過於後故以前所服為故功衰者三年喪練後之衰其布七升與降

服大功同故曰功衰凡服之帶經宜因其輕重而服之然或兩服相遇而時既參差又有當各審其所重者如三年之喪既練祭矣而遇有期之喪亦既葬矣此時以要經言期喪既葬之葛與三年之練葛雖同然必仍帶其練之舊葛帶者以三年為重也以首經言三年之喪既練則經除於是而經期之經者以期為重也以衰言期喪既葬之衰與三年既練之功衰亦同而必服其功衰者亦以三年為重也至三年既

練期既葬之後或有大功之喪則帶故葛而絰期絰者禮亦如之若遇小功之喪則服輕而無所變於前不以輕累重也案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皆為男子之制孔氏疏曰若婦人練後麻帶除矣則首絰練之故葛絰要帶期之麻帶以婦人不葛帶故也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絰之既免去絰每可以絰必絰既絰則去之

此申上文大功小功變與無變之義也本謂麻之根

也有本者謂大功以上其經帶留麻根為之斷猶去也三年之葛雖不為輕服而變然如遇大功以上之初喪其麻帶皆不絶本者則又得以變三年之練葛葢麻至有本而重於葛也否則麻非有本即親喪既練之後遇小功以下喪澡麻斷本者皆不為之變但於當免亦以小功以下之經加之既免而去經每當斂殯可經之時必皆為加經既經則脱去之鄭氏注曰緦練無首經於有事則免經如其倫免無不經經

有不免其無事則自若練服也

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絰其緦小功之絰因其初葛帶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為稅

此承上而申言麻葛之變與無變也稅亦變易也既練而免絰者非謂練冠之可易凡遇小功以下喪不變三年既練之冠如其當免則首暫絰其緦與小功之絰而要自因其三年之葛帶凡本服輕者雖緦之

麻亦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亦不變大功之葛況以緦小功之麻而得變三年之葛帶哉是麻惟有本者得變而稅愈以明矣鄭氏注曰小功以下之麻雖與上葛同猶不變也此要其麻有本者乃變上耳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為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

此又承上而言麻葛偶變之義也殤長中謂本服大功降而為殤者男子為之小功婦人則長殤小功中

殤緦麻筭數也亦有以無本之麻而變三年之葛者
如殤之長中服小功緦乃得變三年之葛著此殤服
之麻終其小功五月緦三月之數而後還服三年之
葛是非重此麻也以殤服由重降輕其禮質畧自初
死服麻以後無卒哭稅麻服葛之節故特得變之若
下殤則年益幼服皆緦麻自不得變三年之葛矣案
此為麻葛輕重之權雖偶變而其義仍同於不變也
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世子不為天子

服

此言諸侯之國上為天子之禮也君謂諸侯夫人謂諸侯之夫人外宗謂外親之婦世子謂諸侯之適子諸侯各君其國而於天子則為臣故為服斬衰三年其夫人則服期一如諸侯外宗之婦為其君期也世子有繼世之道則遠嫌而不為天子服但如畿外之民而已熊氏曰外宗有三卿大夫之妻一也君之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從母之女二也此外宗是諸侯外

親之婦若姑之子婦從母之子婦其夫是君之外親為君服斬其婦亦名外宗為君服期是三也

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

此言君重正適之義也夫人妻謂夫人為君適妻者大子即世子其妻為適婦諸侯於天子為臣在一國則仍為君而尊無與敵君所自主其喪者惟為夫人妻與大子與適婦而已以三者皆正適故也案人君於宮闈之地其情易溺故主喪唯適謹私也推此則

必無以妾爲妻以孽奪適之患矣

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大子如士服

此言大夫適子所宜服之禮也大夫之適子爲其君與夫人及大子一如士之服士葢爲國君斬爲小君大子期也案大夫不繼世其子無嫌故大夫之適子與君世子之禮不同

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

此言臣專為君適母服之禮也近臣閽寺之屬僕御車者驂乘車右也君之母為適夫人臣當服期若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與驂乘者隨君之服唯君服緦故亦服緦也案儀禮喪服篇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緦臣服則未之聞故不與諸賤臣等

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為亦然為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

此言君為臣服之禮也公即君也錫衰之布以緦布

而加灰澡治之使之滑易弁絰制如爵弁素為之加環絰其上公為其卿大夫成服之後身著錫衰以居而首則皮弁雖以他事出而非至喪所亦如之若當斂殯等事則錫衰而加弁絰大夫之相為其服亦然至君於卿大夫之妻及卿大夫相為其妻則但於往臨其喪身著錫衰或以他事出則否朱子曰看古禮君於大夫小斂往焉於士既殯往焉何其誠愛之至古之君臣所以事事做得成緣是親愛一體

凡見人無免絰雖朝於君無免絰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此言居喪無免絰之禮也免如字釋也稅同脫凡往見於人無免絰者雖朝於君亦無免絰者唯入公門有脫去齊衰之時而絰猶不去皆以絰重故也傳曰君子不奪人居喪之情所以君許臣著絰亦不可自奪其居喪之情所以得著絰見君也案注疏齊衰謂不杖齊衰也若杖齊衰及斬衰雖入公門衰亦不稅

也

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

此言喪服相為附比之義也列謂等列相似傳曰刑所以治罪罪雖多要不出乎墨劓剕宫大辟五者之刑服所以哀喪喪雖多要不出乎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者之服先王之制如此者以有上附下附之等列重者附於上輕者附於下故五刑五服足以該之也案吕刑曰上下比罪即此所謂列也以列相

比是例所由起矣

閒傳

閒讀如字以喪服之閒輕重各有所宜記者分別而記之故曰閒傳先王制禮於凡容體聲音言語飲食居處衣服悉因其自然之哀而為之明其分限所謂親親之殺禮所生者此也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内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

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

此言居喪者容貌之異也斬衰服苴謂衰裳絰杖皆苴爲之杖則竹爲之狀類苴故名苴杖苴色蒼黒故曰惡貌首者標表之義枲色亦蒼黒而淺止謂不動於喜樂之事容貌貌有容色也容體儀容身體也斬衰之絰杖何以並服苴色以苴色黎黒爲憔悴之貌也葢人子至痛内結必形色外章因服苴以表之所以表其内而見諸外也惟内外相稱故斬衰服苴其

貌之深黑亦若苴齊衰之經用枲其貌之枯黯亦若枲大功之貌雖不至如苴枲然亦若有所止而不過小功緦麻雖為容貌如平常焉可也此皆以哀之在心者有重輕故發於容體者然也案五服皆麻之所為苴為有子麻枲為牡麻功乃麻之精而致者緦則其細如絲所謂服麤者為親服精者為疏也

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

此言居喪者聲音之異也偯餘聲委曲也斬衰之哭氣絶而不復續則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氣絶而微續則若往而反大功之哭聲不質直而稍文則三折而餘聲委曲小功緦麻雖哀聲從容焉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案孝經言喪親曰哭不偯故三曲而偯於大功言之

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

此言居喪者言語之異也唯應辭也不對不答人言也不言不先發言也不議不泛論事也斬衰有應辭而無答辭齊衰則有答辭而無敢自言大功則可以發言而不泛論他事小功緦麻可以泛論而但不及於歡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案雜記曰三年之喪對而不問謂在喪稍久故對也雜記又曰齊衰之喪言而不語彼謂言言已事為人說為語與此言異也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

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醤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

此言居喪者飲食之異也三不食謂日有半也滿手曰溢疏食粗飯也斬衰當未殯以前如不欲生三日之内不食齊衰則二日不食大功則三次不食小功緦麻則再不食若士之喪士是斂既與斂焉則壹不

食故父母之喪必既殯然後食粥朝止於一溢米莫止於一溢米齊衰之喪則疏食水飲而不食菜果大功之喪則不食醯醬小功緦麻則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吳氏澄曰五服皆同姓之骨肉哀其死而不食者恩也士乃異姓之朋友與斂其尸而感發哀情亦廢一食者義也案喪大記云期之喪三不食當是義服齊衰此云二日不食是正服齊衰也大記又云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則壹不食謂

緦麻再不食謂小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此終言親喪飲食之節也中月間一月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而後則疏食水飲而不食菜果期而小祥乃食菜果又期而大祥乃食醯醬大祥在二十五月又中間一月二十七月而禫禫而得飲醴酒凡始飲

酒者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必先食乾肉不忍遽御醇厚之味也孔疏云大祥食醢醬則小祥食菜果之時但用鹽酪也不能食者得用醢醬醴酒味薄乾肉又漉所以先飲食之

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説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芐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

此言居喪者居處之異也倚廬於中門外東墻下倚

木為廬也堊室在中門外屋下壘墼為之不塗塈也
苄蒲可為席者但蒻頭為之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內
也父母之喪居於倚廬所寢則苫所枕則塊身不脫
去絰帶齊衰之喪居於堊室所用之苄但蒻之使齊
而不加編納大功之喪則寢可用席小功緦麻雖用
床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孔氏疏曰亦有斬衰
不居倚廬者雜記云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是士服斬
衰而居堊室也齊衰亦有不居堊室者喪服小記云

父不為衆子次于外注云自若居寢是也吳氏澄曰
士斬衰不居倚廬乃臣為君服父為衆子齊衰不居
堊室乃尊者為卑者服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芐翦不納期而小祥居
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床
此終言親喪居處之節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而後
則柱其廬閑之楣翦其廬旁兩廂屏之草所用之芐
但翦之使齊而不加編納期而小祥居於堊室寢可

有席又期而大祥則居復其寢更間一月而禫禫則有床而居處如故矣朱子曰柱音知主反似是從手不從木也蓋始者戶北向用草為屏不翦其餘至是改而西向乃翦其餘草始者無柱與楣簷著於地至是乃施短柱及楣以拄其楣架起其簷令稍高而下可作戶也

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

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

此言居喪者衣服之異也八十縷為一升事煮治也緦麻是熟縷生布若有事其布則為錫衰矣斬衰之縷正服止於三升齊衰則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大功則降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小功則降服十升正服十一升義服十二升若緦麻降正義服竝用十五升去其半先煮治其縷織成而不復洗治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賈氏公彥曰吉

服所以表德凶服所以表哀德有高下章有升降哀有深淺布有精麤案斬衰義服三升半不言者省文也緦麻用朝服十五升之半止有六百縷服降於小功而布反擬於大功恐是以熟縷為異也

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為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為除乎首也婦人何為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

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

此終言父母之喪服也受者易粗而細如相承受也三重者葛絰視前要之麻絰五分去一四股糾之積而相重四股則三重也者絰雖葛不三重猶兩股糾之淺緆曰繚要絰葛絰也素縞縞冠素紕也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釆飾也又祥除衰杖黑經白緯曰纖舊説纖冠者釆纓也纖或作綅

斬衰正服三升其冠六升既虞卒哭而後衰則受以成布六升冠又進而七升父在為母疏衰四升其冠七升葬後衰則受以成布七升冠又進而八升男子去要之麻絰而繫葛帶婦人去首之麻絰而著葛絰其易之葛帶較前五分去一四股糾之積為三重期而小祥則以卒哭後冠布受其衰而用練易其冠又以練為中衣而以縓為領緣於是乎有變除矣惟要之葛絰則仍如卒哭後之所易而不即除也蓋男子

除首絰而不除要絰婦人除要絰而不除首絰夫男子何爲獨除乎首也婦人何爲獨除乎帶也以男子之所重在首婦人之所重在帶故除服者必先其重者易服者則易其輕者再期二十五月既縞冠朝服除要絰而行大祥之祭矣祭畢反素縞麻衣者微凶之服者以除喪未盡故也更閒一月玄冠朝服而行禫祭祭畢則纖冠素端黄裳而無所不佩矣鄭注云葛帶三重謂男子也婦人葛絰不葛帶其爲帶猶五

分經去一耳賀氏循曰斬衰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夫服緣情而制故情降則服輕既虞哀必有殺是故以細代麤以齊代斬斬衰之名本生於始死之服不謂終其日月皆不變也孔疏云成布六升者言三升四升五升之布縷既麤疏未為成布六升以下其縷漸細與吉布相參故稱成布張子曰古者紡績其布當有吉凶二種若三四升之麤及緦繐之細或去縷之半或不事其布或不事其縷不容吉凶二用者

皆是特為有喪者設所謂成布盖事縷事布供世俗常用成功之布但未加灰練耳其功尤麤略者為大功差細者為小功以屋灰經練然後謂之練如此解之則練與成布義自兩安吴氏澄曰去麻服葛謂男子去麻首絰服葛首絰去麻要帶服葛要帶女子唯去麻首絰服葛首絰要麻帶如初練後男子首除葛絰要葛帶不除女子要除麻帶首葛絰不除案服之重者其受也各以冠布之升數為衰服小功緦麻則

自始至終服是服而除以其本輕而無事乎變易也易與受不同自本喪之去麻服葛謂之受自遭喪之變葛服麻謂之易麻至十五升布縷皆治即謂之朝服但朝服緇之不緇即謂之麻衣耳詩云麻衣如雪是也禫之言淡也謂哀情漸淡也無所不佩則有佩玉之音如所謂徙月樂者亦其義也

易服者何為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齊衰之喪

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

此申言易服之禮也包之言兼特之言獨也易服者何為乎易輕者也如斬衰之喪既虞卒哭而遭齊衰之初喪其輕者則包蓋男子輕要易齊衰之麻帶而兼包斬衰之葛帶婦人輕首易齊衰之麻絰而兼包斬衰之葛絰其重者則特蓋男子重首特留斬衰之絰而不易齊衰之麻絰婦人重要特留斬衰之帶而不易齊衰之麻帶如斬衰既練而遭大功之初喪其

麻葛則重蓋男子首空可以服大功之麻絰而要復以大功麻帶易練之葛帶婦人要空可以服大功之麻帶而首復以大功麻絰易練之葛絰謂之重麻至大功既葬男子首服大功之葛絰而要則反而服練之故葛帶婦人要服大功之葛帶而首則反而服練之故葛絰謂之重葛又如齊衰之喪既虞卒哭而遭大功之初喪則麻葛兼服之蓋男要亦易大功之麻帶而兼包齊衰之葛帶婦首亦易大功之麻絰而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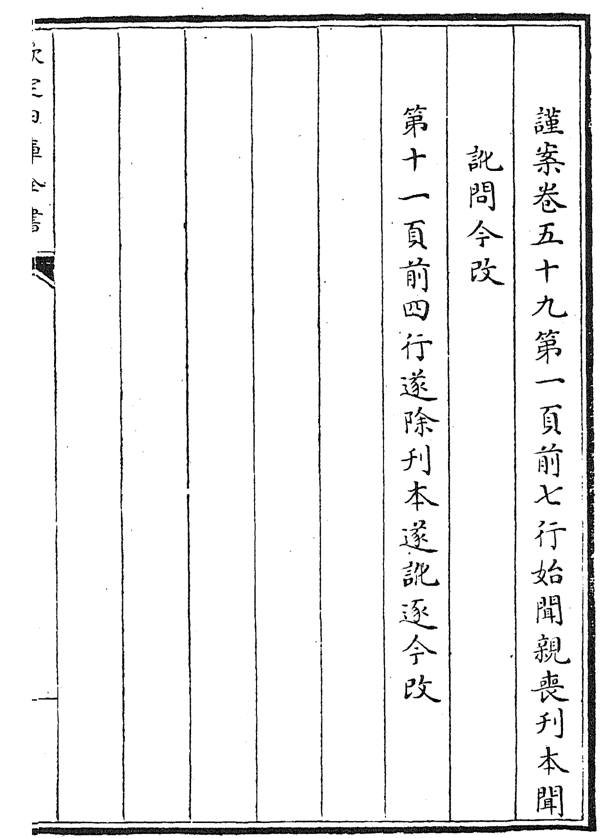
包齊衰之葛絰也鄭注云兼猶兩也不言包特而兩言者包特著其義兼者明有絰有帶目葛者亦特其重麻者亦包其輕孔疏云兼服之者男子則以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其首猶服齊衰葛絰是首有葛要有麻故云麻葛兼服之據男子也若婦人則首服大功之麻絰要服齊衰之麻帶上下俱麻不得云麻葛兼服之也案婦人不葛帶謂齊斬也大功婦人變服亦受葛此故云重葛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此申言兼服之義也服問云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言成人之喪也此言大功以下同則兼服者是據大功之長殤中殤也麻葛所以兼服蓋以其粗細有相同者如斬衰既葬之葛與齊衰初喪之麻同齊衰既葬之葛與大功初喪之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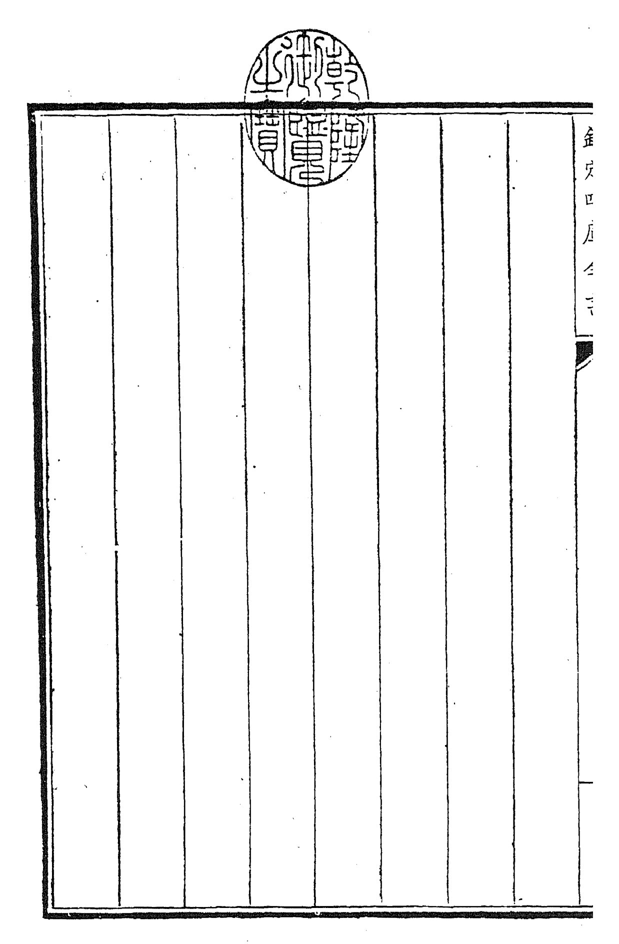
同大功既葬之葛與小功初喪之麻同小功既葬之葛與緦初喪之麻同麻同則因兼服之惟兼服之故服重者則易輕者所謂重者特輕者包也鄭注云服重者謂特之也則易輕者謂男子與婦人也凡下服虞卒哭男子反其故葛帶婦人反其故葛經其上服除則固自受以下服之受矣彭氏絲曰間傳所言易服皆是重喪遭輕喪之禮如初服齊衰之喪又遭斬衰之喪雖除下齊衰冠服別制斬衰冠服雖遇葬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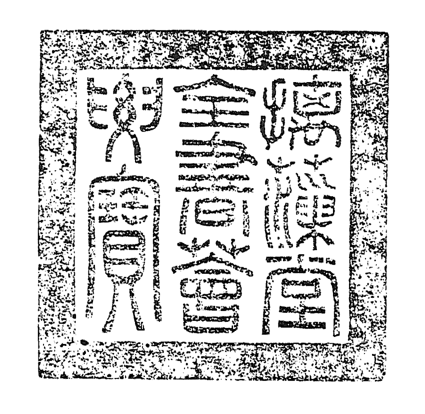
亦服斬衰如遇母虞祔練祥又須著先所除下齊衰冠服俟卒事仍舊著斬衰服凡先遭輕喪後遭重喪者倣此喪服小記云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疏云父母俱喪而猶服斬者從重也



謹案卷五十九第一頁前七行始聞親喪刋本聞訛問今改

第十一頁前四行遂除刋本遂訛逐今改


乾隆御覽之寶



覆校官編修臣方煒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費雲開